

納須彌於芥子，縮羅浮於寸幅

——漫談名山與名山圖籍

／盧雪燕

一、名山的概念

中國是一個多山的國家，因自然崇拜的緣故，一些高大、奇特的山岳除了作為地理標記以外，往往被賦予各種意義，如山有山神，山是神居住的地方，是通天之路，祖先的發祥聖地，因此產生不同形式的祭祀活動。據《山海經》所記，當時「全國」（意指華夏範圍之內）共有二十六個山區，四百五十一座山，每一座山都各有山神，其形象互異，或半人半獸，或龍身鳥首，為表示崇敬，直接到該山去祭祀或頂禮膜拜，便成先民祈求山神的最直接方式。《尚書·舜典》記載，舜祭祀「五嶽」諸山神，（註一）《史記·封禪書第六》也說：「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其疆內名山大川。」（註二）可見早在先秦時代，伴隨著祭祀活動，就已經有大小不一的「名山」出現，其中「五嶽」是最

受重視的。關於「五嶽」，《爾雅·釋山》說：「泰山為東嶽，華山為西嶽，霍山為南嶽，恆山為北嶽，嵩高為中嶽。」（註三）除了五嶽，還有「五鎮」，分鎮「五州」，即「東鎮青州沂山，西鎮雍州岳山，中鎮冀州霍山，南鎮揚州會稽山，北鎮幽州巫醫閭山。」（註四）除自然崇拜的概念以外，「五嶽」、「五鎮」等先秦名山也有政治地理的意義存在。在王朝疆域中，名山大川的選定往往具政治考慮，最著名的例子是秦始皇之「重序名山」。（註五）「五嶽」、「五鎮」是先秦時代就已經形成的名山系統，但這些名山的方位相對秦都咸陽來說，大多分布在東方，始皇於是令祠官重序名山大川，增加名山數目，使得名山的分布「均衡」，為的便是符合秦居天下中央的原則，當然這樣的「均衡」僅僅是秦人的感受，往後始皇親登泰山，漢武帝巡狩四方進行封

禪，（註六）也都具有強烈政治意圖，在在說明漢以前「名山」具政治意義的屬性。

魏晉以降，一些政治上失意的文人、官宦或肆意遨遊，或寄居山林，對山岳的感受自然與前人不同。東晉畫家顧愷之形容會稽山的風光：「千岩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雲興霞蔚。」（註七）可見東晉時名山的意義已不再僅限於朝拜的對象，而慢慢過渡成觀景攬勝的處所，因此具有自然美感的，典型山岳景觀的，也就是說具有優美山水基礎的，便受



峨眉山在嘉定州峨眉縣峨眉有三山為一列曰大我中
我小我中我小我昔傳有游者今不復有路惟大我其高
摩霄為佛書所記晉賢夫士示現之所我眉縣出西門登
山過慈福普安二院白水莊蜀村店十二里龍神堂自是
礪谷蒼涼林樾深轉至華林院過青竹橋我眉新觀路
至中峰院院有普賢閣回環十數峰繞之背倚白崖峰右
傍最高而峻挺者曰呼應峰下有茂真尊者巷孫思邈隱
我眉時與茂真常相呼應於此云出院過樟木牛心二嶺
及牛心院路口至雙溪橋亂山如屏簇有兩山相對各有

《三才圖會》 明 王圻輯 明萬曆三十七年 王氏原刊配補影鈔本

到一般人的青睞，一座座的名山於焉誕生。再者，魏晉以來，佛教、道教信仰已深植中土，山岳的幽深僻靜、氤氳繚繞，往往被認為有利修行，成為修行者理想的去處，僧人開山建廟，道士佔山修行，與原有具優美自然條件的名山結合，形成如道教的「十大洞天」、「七十二福地」，佛教的「四大名山」等宗教性的名山系統，（註八）間接促進名山的開發。

唐、宋時期，名山的概念基本上沿襲過去，是作為宗教活動及遊覽觀賞的場所，然而



經云柱宇所鑿以通江水圖經云此山當抗峰岬岬
衝嶽疑結實附並出青雲
灑瀨堆在羅唐峽口江心突兀而出水經云白帝城西有
孤石冬出水二十餘丈夏即沒秋時方出諺云灑瀨大如
象羅唐不可上灑瀨大如馬羸塘不可下峽人以此為水
候唐白居易詩見說羅唐峽橫斜灑瀨根難於尋鳥道險
過上龍門

《三才圖會》 明 王圻輯 明萬曆三十七年 王氏原刊配補影鈔本

不管是宗教性的朝山活動或文人旅游，盛唐以後，遊名山已蔚然成風，山水詩（詞）、山水畫的大盛反映了名山美學的發展，同時也是文人游覽名山之後的心得。晚明以來，旅遊風氣盛極一時，「名山」儼然成爲旅遊文化的最重要一環，當時被「選擇作爲旅遊地點的名山通常還具備有幾個條件：包括了有古蹟、古刹、奇泉、名石、大觀寺廟或是宗教聖地等等。」（註九）宗教與名山至此已成不可分割的綜合體。

綜上所述，中國傳統名山的崛起是自然條件及人文因素兩相結合的成果。自然條件指的是山岳本身具有自然景觀總體形態和空間形式的美，如「泰山天下雄」、「峨眉天下秀」、「華山天下險」、「青城天下幽」等等說法，而人文條件，「有宗教的，如佛教的『四大道場』、『八小名山』，道教的『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等；也有政治意識型態的，如『五嶽』、『五鎮』等；再者則小純然是由歷史文化蘊釀而成的，如西山、終南山、驪山、鍾山、龍門山等等都是。」（註一〇）所以說名山指的是「以優美的天然山水爲基礎，與悠久的歷史文化相結合而形成的。」（註一一）

二、名山與旅游書籍

晚明以來，因應游覽名山風氣的盛行，刊刻旅游書籍的風氣也逐漸形成。廣義的說，旅

游書籍，泛指散布在明人文集中或單獨刊刻的「遊記」、「旅游詩」，但從嘉靖初年，吳郡都穆撰寫《遊名山記》以後，狹義的旅游書籍指的便是「將各地著名的旅遊勝地由古至今相關的遊記與旅游詩總集成冊的書。」（註一二）「此種書籍的形式，或係作者親歷之作，絕大部分卻是編者依其主觀看法，摭拾摘錄前人有關名山勝水的片段紀錄，彙成所謂『勝記』名詞部分；而後再依地域的不同，因山爲序，把古今人所寫的，有關該山的游記彙刊成帙，如此便成爲『讀君之書而可以無事游矣』的名著了。」（註一三）這類旅游書籍多少可以看出明代晚期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所謂的「名山」指的是那些。

陳繼儒〈海內奇觀引〉說：「近代名山有紀，始於吳門都玄敬，而備於括蒼何振卿，增都損何，自命撮勝者，吳興慎氏也。」（註一四）都玄敬的《遊名山記》是較早的遊記總集，由於是作者的親身游歷，所以書中所敘的華山、驪山、終南山等二十八座山岳還不足以代表當時的「名山」；然而當旅游風氣大盛，此類名山彙編的書籍具有市場功能，即具備商業價值以後，書中「名山」的選編自然要符合一般大眾口味，換言之，從這些商業性、具導覽手冊功能的出版品就能看出「名山」的普遍意向。何鐘輯，刊於嘉靖四十四年（一五七五）的《古今游名山記》，篇中選編以兩京（北京、



《天下名山勝概記》 明 何鏜編 明崇禎六年 墨繪齋刊本

南京）名山爲首，其下依序爲琅琊山、齊雲山、東嶽泰山、中嶽嵩山、西嶽華山、北嶽恆山、南嶽衡山、鴈蕩山、雪竇山、匡廬山、武功山、武夷山、羅浮山、隱山、峨眉山、點蒼山、天然洞。萬曆四年（一五七六），慎蒙因不滿何書失之蕪，於是本何書刪增後，再按行政區劃，配合名山所在轄區，使讀者較能掌握名山的地理位置，書中敘述的名山基本上和何書沒多大差別。



《新鑄海內奇觀》 楊爾增輯 明萬曆三十七年刊本

萬曆三十七年（一六〇九），杭州夷白堂主人楊爾增慨於都穆、何鏜、慎蒙三書雖「幾括寓內之奇」，但僅能「頌長篇而已」，爲資臥遊，楊氏倩鄉人陳一貫、郭之盛按《新鑄海內奇觀》目繪圖達一百三十餘幅，創後來諸名山記有圖之端，出版後大受歡迎，是當時相當有影響力的一部書。按書中篇目，其所收名山較之《古今游名山記》已擴充許多，如茅山、黃山、浮山、金山、焦山、北固山、虎丘等江南



《天下名山勝概記》 明 何鏜編 明崇禎六年 墨繪齋刊本



《天下名山勝概記》 明 何鏜編 明崇禎六年 墨繪齋刊本

名山，並附十大洞天、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海上仙山、海上十渚等諸名考，足見晚明不但名山的分布擴大，且又有新的名山系統崛起（如黃山），此外，作為總集式的遊記，該本的名山勝景圖，兼具導覽及提供臥遊者具象概念的功能。

明崇禎六年（一六三三）墨繪齋刊本《天下名山勝概記》也是明末相當受歡迎的旅遊書籍，該本依省為綱，將古今人所寫的各省名山

遊記彙編成帙，據林蛟宏〈晚明黃山旅遊的興起〉一文，該本現存版本至少有四種，有附圖的，有不附圖的，分藏於台北國家圖書館（二十四冊本）、美國國會圖書館（三十六冊本和四十冊本兩種）及北京大學圖書館（二十冊本）。筆者所見為故宮藏本（二十八冊本），按林氏說法即為第五種本子。（註一五）該帙最值得注意的是書中的插圖，計五十五幅（註一六），圖前載：「名山圖，仿自舊志，黃山、白

岳出鄭千里、吳左千，天啓、雁宕出趙文度、杜士良，匡廬、石鐘出陳路若、黃長吉，赤壁、浮槎出藍田禾、孫子真，餘皆劉叔憲重摹，單繼之補寫成，一時名士勝流云。」（註一七）中國版畫史作者周心慧讚其為「中國古版畫史全盛時期山水版畫的典範之作」，往後，類似遊記式總集的旅遊書籍凡附圖者，多以此為本。

入清以來，旅遊書籍的出版已不若晚明熱烈，康熙間吳秋士的《天下名山記》基本上仿自《名山勝概記》，可說是「集其大成的壓卷之作」，以後傳統天下名山大致不出於此書範疇。

三、版畫名山圖

一般而言，版畫名山圖多附在旅遊書籍、志書、類書地理卷、山水畫譜及文集，即多半是書籍插圖的形態。明代的版畫名山圖較精緻的主要是前述的《新鐫海內奇觀》及《天下名山勝概記》兩種，至於志書則略顯薄弱，如弘治《吳江志》、《石湖志》雖繪有大量山水畫，但較偏重水，名山部分相對減弱，且繪刻線條渾厚，與後期《名山勝概記》的精緻度無法相提並論，但對後來志書版畫的興起與發展起了示範作用。類書地理卷中最著名的是王圻編纂的《三才圖會》，著名古代版畫學者周心慧譽其「編例精審，類聚群分，圖版的藝術價

值，遠非以上二者（指《事文類聚》、《圖書編》）所能比。」（註一八）至於文集，署宋劉燾編的《劉雲莊集》書中有大量山水版畫；山水畫譜則有天啓、崇禎間刊行的《金陵圖詠》（陸壽柏繪圖）、《金陵梵剎志》（凌大德畫，劉希賢刻）

清代山水版畫比起明代，在量的方面大量增加，其主因是志書的修纂及殿版書中的大量山水版畫。如周心慧所言：「清順治至乾隆間的山水、人物版畫，是清代版刻藝苑中一株耀



《三才圖會》 明 王圻輯 明萬曆三十七年 王氏原刊配補影鈔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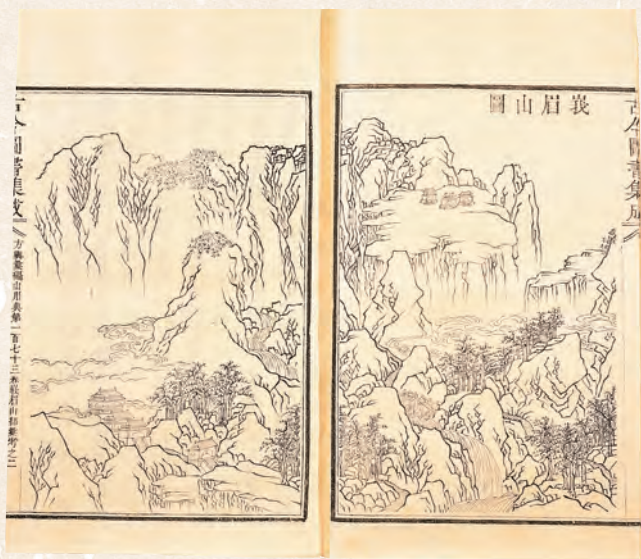
眼的奇葩，相比于明萬曆、啓、禎而言，前者雖有佳構，數量卻不是很多。清前期所刊不僅佳本如雲，繪鑄亦精，標志著中國古代山水、人物版畫，進入一個盛況空前的時代。」（註一九）

順治時期最著名的山水版畫是蕭雲從的《太平山水圖畫》，另康熙至乾隆間《黃山志》版本眾多，版畫亦精，如程弘志輯本《黃山志》（康熙間刊本）、閔麟嗣纂輯《黃山志定本》（康熙十八年刊本）、黃身先修《黃山志略》（康熙二十一年刊本）等皆附精美版畫黃山圖。另康熙十五年汪士弘輯錄黃山詩文的《黃山志續集》（採釋雪莊繪「黃山圖」為插圖）及《黃山續志定本》（康熙三十九年刊）等也有精彩的「黃山圖」。地方志如《休寧縣志》（康熙三十二年刊）、《九華山志》、《歙縣志》、《西江志》等都刊有精美山水版畫。康熙間刊的重要山水版畫還有《白岳凝煙》、《嵩懷堂贈言》，前者主繪白岳風光，後者則是五嶽之一的嵩山。至於殿版書籍康熙間刊的較著名的有《御製避暑山莊三十六景詩圖》。

雍正時期最著名的山水版畫是《古今圖書集成》之「山川典」，該書一萬卷，清蔣廷錫、陳夢雷等輯。該書初名《匯編》，康熙三十九年（一七〇〇）陳夢雷開始編輯，四十五年初稿告成，五十五年進呈全書，帝始賜此名。並於同年設館繼續增訂，約於五十八年完

成排印，未及竣工，陳夢雷獲罪流放，蔣廷錫繼續編校，雍正四年告成。該書「山川典」的版畫最著名，「繪圖者根據實際環境中每個地帶的不同特點採取各種不同的角度加以描繪，構成許多新穎富有變化的畫面。」（註二〇）

乾隆時期的山水版畫最為興盛，殿版書有《御製圓明園四十景詩》（乾隆十年刊本）、《欽定盤山志》（乾隆二十年刊本）、《欽定清涼山志》（乾隆間刊本）、《南巡盛典》（乾隆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清 康熙間蔣廷錫等奉敕纂輯
清 雍正四年武英殿銅活字本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清 康熙間蔣廷錫等奉敕纂輯
清 雍正四年武英殿銅活字本

三十六年刊本)、《欽定熱河志》(乾隆四十六年刊本)、《西巡盛典》(嘉慶十七年刊本)等。志書方面有《焦山志》、《攝山志》、《江南名勝圖說》及各方志，不過多半方志版畫插圖大多粗簡，不值一提。

清代中晚期的山水版畫較著名的有麟慶及張寶的遊記——《鴻雪因緣圖記》(道光二十七年刊本)及《泛槎圖》(嘉慶二十八年始刊，道光十二年竣其事)。前者基本上麟慶就宦吏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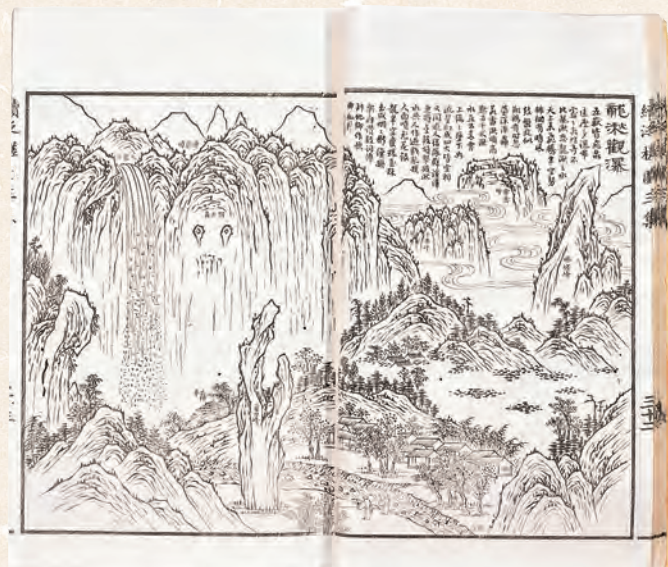


《御製圖明園四十景詩》 清 高宗撰 鄂爾泰等注 清乾隆十年刊本

蹤所匯輯的各地名勝景觀，而後者則是張仙槎游覽各地後親自繪圖所出版的，包括「泛槎圖」、「續泛槎圖」、「三續泛槎圖」、「艤槎圖」、「瀛江泛棹圖」、「六續泛槎圖」。往後咸豐、同治至光緒間的山水版畫在質及量方面都大量下降，較著名的有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的《花甲閑談》，光緒七年(二八八一)的《峨山圖說》。因此「縱觀清代山水，人物版畫，順治時有刻，康雍時漸興，乾隆時最盛，中晚期此風亦熾，山水，人物版畫的發



《續泛槎圖》 清 嘉慶二十四年至道光十一年羊古城尚古齋刊本



《續泛槎圖》 清 嘉慶二十四年至道光十一年羊古城尚古齋刊本

達、繁榮，在有清一代是貫穿始終的。」（註
二二）

四、結語

名山從「禹封九山」發展至今已有一千
多年歷史，從自然崇拜的對象到失意文人的避
居處所，從宗教修持的聖地到游覽勝地，人們

從名山得到物質與精神上的滿足，其價值及作
用都是多方面的。再者，中國名山眾多，各有
勝處，有的巍峨高大，有的莊嚴肅穆，有的秀
麗婉約，有的清幽深靜，吾人雖不能踏遍各名
山大澤，但臥遊於舊籍版畫插圖中，何嘗不是
另一種樂趣呢。

註釋：

- 一、《四庫全書》本《尚書七篇解義》卷一，頁一〇——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二、《四庫全書》本《史記·書》卷二十八，頁三。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三、《四庫全書》本《爾雅鄭注》卷中，頁一九。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四、《周禮·職方氏》記載九山鎮九州：會稽鎮揚州，衡山鎮荊州，華山鎮豫州，沂山鎮青州，岱山鎮兗州，岳山鎮雍州，醫巫閭鎮幽州，霍山鎮冀州，恆山鎮并州。為與五岳相對應，方取五方之主山為五鎮。
- 五、《史記·書》卷二十八〈封禪書第八〉：「昔三代之（君）〔居〕皆在河洛之間，故高高為中嶽，而四嶽各如其方，四瀆咸在山東。至秦稱帝，都咸陽，則五嶽、四瀆皆並在東方。自五帝以至秦，軼興軼衰，名山大川或在諸侯，或在天子，其禮損益世殊，不可勝記。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於是自穀以東，名山五，大川祠二。曰太室。太室，嵩高也。恆山，泰山，會稽，湘山。水曰滌，曰淮。春以脯酒為歲祠，因泮凍，秋涸凍，冬塞禱祠。其牲用牛犢各一，牢具珪幣各異。自華山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曰華山，薄山。薄山者，袁山也。岳山，岐山，吳岳，鴻冢，瀆山。瀆山，蜀之汶山。水曰河，祠臨晉；沔，祠漢中；湫淵，祠朝；江水，祠蜀。亦春秋泮涸禱塞，如東方名山；而牲牛犢牢具珪幣各異。而四大家瀆、岐、吳、岳，皆有嘗木。
- 六、「封」指祭天，「禪」指祭地。

- 七、見《世說新語》，顧氏所形容的是會稽山的風光。
- 八、道教的「十大洞天」包括王屋山、委羽山、西城山、西元山、青城山、赤城山、羅浮山、句曲山、林屋山、括蒼山。佛教的四大名山指五台山、峨眉山、九華山、普陀山。
- 九、巫仁恕，〈晚明的旅遊活動與消費文化——以江南為討論中心〉，「生活、知識與中國現代性」國際學術研討會，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二〇〇二年十一月。
- 十、林啟宏，〈晚明黃山旅游的興起〉，頁一四六。文載《史原》第十九期頁一三二——一七一。一九九三年十月。
- 十一、謝凝高編著，《中國的名山》，頁三〇。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一九八七年。
- 十二、同註九，頁一。
- 十三、同註十，頁一五一。
- 十四、見楊爾增輯，《新鐫海內奇觀》，明萬曆三十七年（一六〇九）錢塘夷白堂刊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十五、筆者未見其他版本，無從比較諸本，故按林氏以冊數不同來分類，名之為第五種。
- 十六、嚴格說來，該書之插圖僅五十四幅，原因是第一幅是繪圖說明文字，而非名山圖版。
- 十七、《名山勝概記》序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十八、周心慧編，《新編中國版畫史圖錄》第一冊，頁九九。北京：學苑出版社，二〇〇〇年。
- 十九、同註十八，頁一五五。
- 二〇、翁連溪編著，《清代宮廷版畫》頁二七三。北京：文物出版社，二〇〇一年。
- 二一、同註十八，頁一九三。

